

國朝先正事略

冊九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經學

周書昌先生事略桂馥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其先餘姚人也高祖始遷山東之歷城生而好學棄產營書凡積五萬卷見藏書家易散有感於釋道藏約桂君未谷築借書園祠祀漢經師伏生叔重諸先生聚書其中以招致來學與李君文藻同修歷城縣志朱學士筠稱其詳慎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特召修四庫書改庶吉士授編修典試貴州能得士與程君晉芳丁君杰邵君晉涵善嘗借館中書屬未谷爲四部考鈔胥數十人昕夕校治會禁借官書遂止先生之學淹博無涯浹於先正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稱張稷若自謂文拙不存橐亦不著書未谷名馥字冬卉曲阜人於書無不窺尤邃於金石六

書之學少以優行貢成均交翁覃溪學士詣益進又與濟南周書昌友誘接後

進甚篤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永平縣卒官年七十永平故渰之邊邑君臥閣以治政簡甚因以其餘爲經生業嘗謂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日取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五十卷又繪許祭酒以下至二徐吾邱衍之屬爲說文統系圖題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著禮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卷

程縣莊先生事略

程先生延祚字啓生號縣莊先世本歙人遷江甯少好學十三經二十二史諸子百家書無不讀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弟嗣章字南耕深於史先生獨好治經而於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皆能竟委探源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生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之肅弱冠補諸生鄉試輒不利乾隆丙辰召試鴻詞科有要人慕其名欲令出門下屬密友道意曰主我試必入選先生正色拒之竟不用自此不復應鄉舉惟閉戶窮經而已自王輔嗣注易盡掃圖緯之說宋元儒尊希夷河洛圖書及變互卦氣之說又或拘執

父位陰陽秉承比應之體易學轉晦先生乃著易通及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作彖爻求是說六卷自成一家言少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尙書冤詞乃作冤冤詞以攻之又著晚書訂疑推拓其說別成尙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魯論說四卷春秋識小錄三卷禮說二卷多能發前人未發之覆同時方君望溪鍾君厲暇皆盛推之辛未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被薦入都復報罷自以家近青溪其出處與劉蠡兄弟相類乃自號青溪居士云卒年七十七所著經學外有詩文各三十卷嘗言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者尤非孟子不云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謂孫復疏經多背先儒非也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持論若此

崔東壁先生事略

陳履和

崔先生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入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嘉慶元年授羅源知縣武弁多藉海寇邀功誣商船爲盜先生屢平反之於是奸徒控其擅釋巨盜臺使者故知先生得免議四年調上杭關稅向贏數千金先生悉解充緝盜

公費未幾投劾歸著書三十四種而考信錄一書尤生平心力所專注其上古考信錄二卷謂易傳僅溯至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不應後人所知反詳於古人凡緯書所云十紀史記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謂龍馬負圖出緯書乃方士之言謂庖羲非太皞神農非炎帝以五行配五帝乃陰陽家言謂楊墨欲高於儒者故稱述上古以求加於唐虞三代之上凡稱引上古多異端假託之言不可爲實事謂上古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出則天下尊之爲帝既沒則已焉自唐虞而後有禪自夏商而後有繼不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其唐虞考信錄四卷謂舜事統於堯古但有堯典今本割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始於齊代姚方興其謬有三謂堯非帝嚳子堯之德能協和萬邦故天下歸之非藉父兄之業謂歷數在躬非聖人之言聖人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以歷數爲據使後世闇于者藉爲口實乎謂舜以前未有州舜始設之故曰肇十有二州其後水患既平乃併其三而爲九僞孔傳謂禹別九州之後舜改爲十二州者謬謂舜竄三苗於三危何以復命禹征之何以舜之德久不能格舞干羽而七旬

遂格此僞書采韓詩外傳而增飾之耳其夏商考信錄四卷謂彭蠡別一地非鄱陽彭蠡自在江北爲漢水所匯鄭樵以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爲衍文固謬朱子蔡傳不疑以鄱陽爲彭蠡之誤而反疑經爲誤亦非謂庭堅非皋陶當是兩人謂允征乃僞書義和廢職黜之可也何必興師且義和黨羿羿必助之仲康安能征之至六卿分掌六師甘誓所記甚明自周官始言司馬掌六師而僞書周官篇因之夏時必無是語也謂募盪舟非陸地行舟乃力能搖斟尋之舟而覆之也謂元鳥生商當從毛傳春分元鳥至祈於郊禱而生契不當從史記吞鳥卵之說謂湯誓言率割夏邑則知夏之政不行於諸侯言夏罪其如台則知桀不能囚湯湯固未嘗立桀之朝爲桀之臣也謂外丙仲壬當從孟子不當從僞孔傳削去外丙仲壬兩代程子胡氏之說皆謬謂祖甲乃武丁子非太甲當從馬鄭其豐鎬考信錄八卷謂夏商周未有號爲某公者公亶父相連成文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也古公亶父猶言昔公亶父也謂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暇何暇謀商閔宮詩語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而此

詩反謂荆舒是懲則翦商一語豈可信以爲實謂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時詩關雎取興河洲而岐陽距河絕遠況序但言后妃尙未指爲何王之后安得據一言而廢三家之說乎謂周自立國於岐與商無涉文王未嘗立於紂之朝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玉帛皮馬卑禮以奉之耳非委贄而立於其朝也謂文王羗里之厄詩書不言論語孟子亦不言至易傳始言之易傳本非孔子所作是以汲冢周易有陰陽篇而無十翼卽所云大難亦未言爲何難謂武王牧野以前其事殷之心與文王不異孔子言周之德周者文武之統稱況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以爲論武而兼文則可若以爲專論文而不及武則上下文不相屬矣謂僞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不書月而反書時尚書有是文體乎又云惟戊午王次於河朔蒙日於時而反無月不特尙書卽春秋亦無此文體也謂周介戎狄之閒乃商政所不及至寢昌寢大又商所不能臣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但爲名號正朔所存故論文武者但問其實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不伐商果君臣也則曹操雖不篡漢而罪與丕無殊非君臣也則武王雖

伐商而至德與文王不異謂雖有周親二句承周有大賚而言言周雖有親戚不敵善人故大賚之也上句周指武王下句周豈可指紂謂唐叔乃成王母弟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非幼明矣蓋成王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後人但聞周公攝政遂誤以成王爲幼耳謂管蔡二叔以殷畔漢以前皆不言霍叔至晉皇甫謐始稱監殷有管蔡霍三叔而僞尙書采之謂微子之命難於措辭而語但通套其僞尤易明謂儀禮非周公之制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拜畢乃升今儀禮君辭之乃升成敗是拜上非拜下矣古者公之下不得復有公今儀禮諸侯之臣所謂諸公者是春秋之末大夫僭也覲禮大禮也聘禮小禮也今儀禮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覲禮蓋周衰覲禮缺失而聘禮通行故也王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儀禮喪服篇爲妻期年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豈有不知何以所言喪服與儀禮迥異且十七篇多係士禮而文繁物奢已如此然則此書之作當在周末文勝之時周公所制必不如是謂周禮條理詳備然以爲周公所作亦非也書曰弼成

五服至於五千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今周禮封國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海內安得如許地而封之畿之耶古者建國必本大而末小今周禮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脛大如腰指大如股者是豈先王之法制乎孟子其實皆什一也公羊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今周禮乃云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廬無夫里之布是正賦之外無課於民者今周禮使不毛者無職事者出夫里之布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如郊祭地則如社今周禮云祭天南郊祭地北郊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一郊卽兼祭天地且南北郊亦不當同日春秋書郊凡九皆但書郊果有南北兩郊不應混而同之謂共和者因周召二相和衷共懼而稱之以爲共伯和者謬謂龍縈事荒誕不足信謂伯夷叔齊無扣馬諫伐紂事辟紂故餓餓故思養而歸於周論語但言餓於首陽不言餓死於首陽蓋戰國時楊墨橫議常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毀堯則託諸

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太史公尊黃
老故好采異端雜說學者但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其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
三卷謂今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齊論語章句多於
魯論是齊魯互異也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刪而合之號張侯論然則今
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也禹但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何足以知論語其不當
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蓋不少矣如公山佛肸兩章蓋戰國之士顧自便其私故
誣聖人以自解而張禹誤采之夫佛肸叛乃趙襄子時事其時孔子已卒矣何
往之有此誣聖之大者也謂孔子家語原書已佚今之家語乃魏晉閒人雜取
子史中孔子事跡增益而成者謂孔子事見於異端雜說者人猶不信至世家
及家語載之而人始信之矣至孔子年譜則又采之世家家語及諸雜說者其
謬尤甚謂左傳言孔子相者相禮也非相國也史記誤以爲相國之相謂匡爲
宋邑似畏匡過宋本一事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似一時一事之言記
者小異耳謂孔子無刪詩書之事先儒以春秋爲託南面之權行黜陟之事其

說亦非蓋春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不可仍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春秋得孔子修之則善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懷然功罪昭著故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謂孔子所謂一貫曾子以爲忠恕是卽忠恕也先儒釋之曰一理渾然此渾然者果何物乎從曾子之言則學者皆有所持循從宋儒之言則聖道反入於虛杳吾寧從曾子不敢從宋儒也謂南容非南宮敬叔以爲一人其誤有六語詳本書謂論語左邱明非作傳之左邱明作傳之左邱明未嘗親炙孔子劉歆謂親見夫子無所據其論語餘說一卷謂天下之理皆寓於事非聞見閱歷不能知故聖人教人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至宋儒始好以窮理爲說以靜坐爲功以明心見性爲道然則聖人何爲教人多聞多見乎其孟子事實錄二卷謂孟子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當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旣敗之後蓋惠王三十七年始僭稱王惟旣稱王故孟子稱之曰王惟旣敗故有喪地之語謂後人疑孟子當尊周室不當勸齊梁行

王政不知周顯王時周已失國至東周西周君判爲兩國已降同諸侯是時民困已極孟子急欲救民故勉以王政保民之事此時而責以尊周是不識時勢而妄議也其三代正朔考一卷謂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斷無改本朝正朔之理王正月卽周正月也謂三正並行於侯國列國自用其歷聖王不強使從己故周十二月卜偃謂之十月周三月絳老人謂之正月可見周用周正晉自用夏正也其三代經界考一卷謂聖王治天下惟期安民必不紛更以擾民夏貢殷助周徹各因其宜至諸侯之國各仍其舊公劉當夏殷之際而徹田爲糧可知夏殷貢助不盡行於天下也謂方田法田不盡方而算自方井田之制亦若是耳其禘祀通考一卷謂禘見於春秋者二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觀此則太廟羣廟皆有禘器非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禘見於左傳者三昭十五年將禘於武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此三事皆禘羣廟非祭始祖所自出也禘見於論語者二所以不欲觀所以不答或問之故皆無明文禘見於王制禮運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祭義皆無祭始祖所自出之

說惟喪服小記及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亦無祭始祖所自出之說加始字於祖之上其誤始於趙匡謂國語多自相矛盾不足據卽據國語禘饗之文亦以其有功而祭非以其爲始祖所自出而祭也祭法一篇出於漢儒蓋襲國語之文其謬有三其讀風偶識四卷謂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三家之詩雖亡然見於漢人引述者有之與今詩序互異豈毛詩獨可信而齊魯韓皆不可信耶謂前人以詩序爲子夏毛公所作非有實據而衛宏作詩序則後漢書實有明文夫申公說詩疑者不傳衛宏在後何以每篇皆能悉其爲某人之事謂風雅南皆詩之體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不當言化自北而南其古文尙書辨僞二卷謂東漢以後杜林賈逵馬融鄭康成傳古文尙書皆止二十九篇史記所引尙書皆二十九篇之文並無今書二十五篇一語謂後人尊僞書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也不知危微二語出荀子荀子凡引詩書皆稱詩云書云獨此稱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則知荀子所見秦火以前之尙書無危微二語也先生之學考據詳明如漢儒而

未嘗墨守舊說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談虛理而不核
乎事之實山陽汪文端序稱其書爲古今不可無之書其功爲世儒不可及之
功其心折如此先生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陳履和雲南石屏
舉人遇先生於京邸見考信錄卽執弟子禮先生歿爲刊其遺書

張皋文先生事略 董士錫

阮文達居館職時創立 國史儒林傳其序述前代師儒分合及 本朝理學
經學諸儒源流甚晰而亟稱近世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與孔廣森之於公羊
春秋皆爲專家絕學蓋自惠氏棟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
以未能專一少之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張先生傳虞氏易
卽傳漢孟氏易矣是以爲孤經絕學也先生名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少孤
貧年十四卽爲童子師舉乾隆丙午鄉試教習景山官學期滿例得引見聞母
疾急歸遂居母憂嘉慶四年 睿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先生中式

時大學士朱文正公以先生學行特奏選庶吉士充實錄纂修官蓋前後七試

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二先生清羸鬚眉作青紺色面有風棱而性持和易至義之所在必達而後已鄉會試皆出文正之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先生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文正言 天子當以寬大得民先生言 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閒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

天子當優有過大臣先生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 朝廷法惜全之當何

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先生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諍之文正不以爲忤也爲庶吉士時嘗奉 命詣盛京篆 列聖

加尊號玉寶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以爲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翰林官乃 皇帝侍從奉

命篆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先生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

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漢中
郎語也少爲詞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禮
主鄭氏康成言易主虞氏翻所著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其虞氏易
序曰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
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
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皆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
融作易傳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
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惟翻傳孟氏學嘗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
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
貫穿比附離根散葉鬯茂條理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空言解易唐立之
學宮而漢儒之說微獨李鼎祚作集解頗採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
盡亡而宋道士陳搏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
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破而易陰陽

之大義蓋盡晦矣 清興百年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孟京荀鄭虞氏古義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已廢之後左右采獲十無二三其所述大抵宗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撫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既承世學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惟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情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蹟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先生又撰虞氏易禮易事易侯易言及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茗柯文集共數十卷生平修學立行敦禮自守嘗言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弟子從受易禮者十數甥董士錫字晉卿能傳其學

汪容甫先生事略買田祖

江德量

顧九苞

顧鳳毛

鍾襄